

黑幕

惊险畅销书系列

沙利文／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 惊险畅销书系列

黑幕

● 沙利文 / 著



●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宁)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化 宜

惊险畅销书系列

黑 幕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银川市解放西街 105 号)

宁夏中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印张:13.5 字数:292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227-01255-7/I·331

每册定价:15.80 元

序 幕

一九八五年九月

“把她干掉。”某个声音说。

“谁？”

“乐琪·桑坦吉洛，还会有谁。”

“这容易。”

“希望如此。”

“放心，她死定了。”

人物简介

吉诺·桑坦吉洛：精明睿智的黑社会大亨，乐琪的父亲，虽年事已高，精力不输年轻人。

乐琪·桑坦吉洛：美丽、野性又叛逆的女郎，继承了吉诺的智慧及贪婪，为了追求权势与爱情，往往不择手段。

蓝尼·高登：乐琪的第三任丈夫，为黑豹电影公司的台柱。

薇娜·玛丽亚：美丽、性感的黑豹电影公司当家花旦，出身贫困，一生追求权势高贵，而徘徊在情感的十字街头，难以取舍。

库柏·特纳：多才多艺的超级巨星，一生虽声名狼藉，却对薇娜有着一股款款深情。

马丁·史汪生：风流潇洒的富商，为了贪求爱欲，不惜牺牲一切。

亚伯·潘石：黑豹电影公司的所有权人，因为赏识乐琪，而让出公司主权。

米奇·史脱力：生性自私、贪婪的黑豹电影公司的实际经营者。

史帝文·伯克里：乐琪同父异母的哥哥，对乐琪关爱有加。

艾迪·肯恩：黑豹电影公司的一级主管，因沉迷于毒品，而走上家破人亡的命运。

佩琪·惠勒：名制作人妻子，因难抵吉诺的深情呼唤，而重陷情海的波涛中。

内 容 提 要

人生百态,尽显美丑善恶,大幕之后尽裹着人生美好,情鸳成双,也有见不得人的罪恶险招,邪念淫欲,生死惨烈,相仇相恶,残酷饕餮。请看这美丑众生像;精明睿智的黑社会大亨,虽年高而精力不输年轻人;充满野性和叛逆性格,为爱情不择手段的美艳的女继承人;不断追逐爱情目标的风流情种,电影公司的男性台柱子;徘徊在情感十字街头的美丽性感女红星,虽出身卑微却一生追求高贵;声名狼籍、多艺才子的超级巨星却对女性总是款款多情;为求爱河一浴,不惜尽抛千金的风流潇洒富商;为情一欢,为博美女一笑不惜舍本的大股东;生性自私、贪婪成性的残酷经纪人;恩爱有加的同父异母兄妹;本为人妻却深陷情海不能自拔的美丽少妇;人前人后鬼的隐君子;……等等众生,谁在台前,谁是幕后主使?拉开黑幕一切尽收眼底……。

1

乐琪·桑坦吉洛和蓝尼·高登这两个固执、疯狂、聪明的人，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对致命的组合。

细瘦高大的蓝尼，有一头金棕色浓发和一对翠绿的眸子，女人都喜欢那张轮廓鲜明又放荡不羁的英俊脸孔。就是靠这张脸孔，在三十七岁时终于发迹成为电影明星。

他是新生代喜剧演员，讽刺、风趣的角色风格，使他主演的片子成为好莱坞的票房保证，部部皆是创纪录的卖座佳片。

乐琪·桑坦吉洛·李奇蒙·史丹尼洛普劳斯·高登，是鼎鼎大名的吉诺·桑坦吉洛的女儿，才三十出头便已梅开三度，美丽的脸蛋上有股神秘的异国风情，一头野性的长卷发丝，一双黑眸子勾人魂魄，橄榄色的肌肤平滑细嫩，朱唇饱满、性感，体形纤细，玲珑有致，是极端独立、坚强，从不妥协，喜爱冒险的现代女性。

俊男美女一碰上，立即迸出强烈的火花。结缡将近一年，两人皆怀着喜悦与惊奇的心情等待九月的结婚周年纪念日的来临；可喜的是至今他们仍彼此深爱着对方，惊讶的是谁都

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会持续这么久！

蓝尼目前人在洛杉矶参加黑豹电影公司出品的一部喜剧片《大力士》的演出，该片选材的对象全是好莱坞超级巨星——伊斯威特、史特龙和史瓦辛格。

他们虽在马利布租了一幢海滨别墅，人却远隔两地；蓝尼在好莱坞拍片，乐琪则待在纽约坐镇指挥她第二任丈夫迪米崔·史丹尼洛普劳斯遗留给她，价值十亿美元的船公司。而且她把与迪米崔生的六岁半大的儿子巴比送到英国受教育，因为纽约距离儿子的英国学校比较近。

所以每到周末时，她不是飞到伦敦探视巴比，就是到好莱坞看蓝尼。“我的生活就如一段漫长的飞行。”她常在朋友面前如是自嘲。但是大家都知道，要生性好动的她端坐在蓝尼身边扮演跟班夫人的角色，只会把她给闷死。虽然如此，她和蓝尼仍维持着愉快、浓情蜜意的婚姻关系。

蓝尼拍《大力士》这部片时，感觉特别不顺，每晚都打电话向乐琪抱怨，骂制片是人渣，说导演是酒鬼，女主角和制片睡觉，黑豹的投资人唯利是图等，一再扬言要罢演。

乐琪总是耐心倾听，心里一边打着如意算盘——倘使手边计划进行顺利——他那些困扰就可迎刃而解，不必再对他所厌恶、憎恨的导演、制片、电影公司唯命是从——即使这一切都是他不听她的劝，糊里糊涂和黑豹签约的后果。

“我不干了。”他说了不下百回。

“不要冲动。”她试图安抚。

“我无法再和那些混帐共事下去了。”

“那些混帐可以告你毁约，要你赔一大笔钱，还会让你今后找不到其他工作。”

“去他妈的！”他再也按捺不住，粗话脱口而出。

“答应我，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千万别轻举妄动。”

“天啊，那得等到何时？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在室男。”

乐琪咯咯低笑。“嗨……我不知道你还保有那段美妙的回忆！”

“快点来，乐琪，我真的好想你。”

“或许会比你预期的还快。”她神秘兮兮地说。

“你应该认得出我，”他干涩的说，“永远被整得最难堪的那个家伙就是我。”

“真有意思。”她面带微笑，挂上电话。

等他发现她带给他的惊喜后，必会震惊、兴奋不已，她已等不及飞到他身边，瞧一瞧他的表情。

* * *

蓝尼忐忑不安的放下听筒。他老婆是全天下最令人兴奋的女人，可是，妈的，他会被她气死。她为何不干脆说，“蓝尼，如果真的那么难挨，我马上过去陪你。”她为何不能放下一切，只跟他在一起？

乐琪这位绝色美女，性格坚毅、果断，他妈的还是个富婆，而且极端独立。

他们的婚姻，他的事业，一切的一切，有时看来像场梦。回想六年前，他只不过是某个为博君一笑，捞几个铜板过活的喜剧谐星。

蓝尼的父亲，脾气火爆的杰克·高登，生前曾经在拉斯维加斯开计程车；母亲艾莉丝，曾经是拉斯维加斯叱咤一时的脱衣舞娘，在其事业达颠峰时，有“碎冰鸡尾酒”之誉。蓝尼在十七岁时，就溜到纽约赤手空拳打天下，不靠家人分毫

资助。

他父亲已撒手多年，母亲依然健在。六十五岁的艾莉丝丝毫不显老，成天活蹦乱跳，像个浓妆艳抹的小明星。她不服老，肯认蓝尼是她儿子，也是看在他的盛名分上。

“我是个年轻新娘，”她对每个听众假笑着说，假睫毛眨呀眨，翘起红不隆咚的嘴唇，猛抛媚眼。“生他时我才十二岁呢。”

蓝尼在雪曼橡园为她购置一栋小房子，以度晚年。隐居山镇虽非她所愿，但她又能如何？只好幻想自己会有当上大明星的一天。若真有那么一天，可有他们受的了。

“该你上戏罗，高登先生。”第二助理克莉丝蒂出现在他的旅行拖车门口。

克莉丝蒂是道地的加州金发女郎，面容总是带着一副热切的表情，一双超长的玉腿裹在钉亮片的粗棉布裤内。他之所以知道她的金发不是染的，是听他的朋友兼演出伙伴乔伊·费尔罗的亲口述说，他是声名狼藉的大嘴巴，藏不住任何有关女人的事，蓝尼称他为大乔伊。

自从乐琪走进蓝尼的生活，蓝尼对别的女人就再也提不起兴致了，他实在烦透了乔伊描述片中每个女演员的床上功夫，投给乔伊一个“你怎么长不大？”的表情。

想当年他也是个雄纠纠的大男人，常以一句“只要是金发、会动的，就抓牢它。”为座右铭。多年来，他主动探索每个可抓牢的可能性，也成功的避开任何一个永久的承诺。曾经有几个女人在他生命中留下痕迹，伊丹·安东尼奥就是其中一个。

啊，伊丹，他哀怜地自忖，可怜的傀儡，纵使满怀抱负，

美好的前程却毁在利用她拍春宫片的恶棍手中。

然后是奥林佩亚，因为怜悯她，才娶这个继承船公司、被宠坏的胖婆娘。不幸的是，连他都无法挽救她自我毁灭的过度纵欲、奢华行径。终于，她和吸毒的摇滚巨星弗拉西双双因服药过量而暴毙于纽约一家廉价旅馆中。

现在他拥有乐琪，生活并不见得好转。

他从抽屉抓出一包烟，说道：“知道了，克莉丝蒂，我马上过去。”

女孩感激地点头，热切的表情始终挂在脸上。拍这部难伺候的电影，多一分合作，就多一分票房保证。

在片场，乔伊正和老导演葛莱奇·弗瑞波特争论下一场戏。葛莱奇身披一床破毯子，口嚼烟草，和往常一样喝得烂醉，高兴时就啐一大口烟渣。

身兼制片女友及女主角的玛莉莎·伯区是个美得不可思议的尤物，身高六尺，有一头银亮秀发，那对吓人的含砂豪乳，是她前夫因不满意她三十六寸乳房，送给她的“贵重”礼物。玛莉莎是个糟透了的演员。对蓝尼而言，她对这部影片的杀伤力，不下一颗核子弹。

蓝尼失望地想着，尽管他的其他电影部部卖座，但这部以他作号召的喜剧片《大力士》注定惨败，而他只能坐视大祸临头，束手无策。因为黑豹电影公司大老板米奇·史脱利用银弹攻势将他打得晕头转向，诱他签下另三部片约。

“不要签，”乐琪曾经警告他，“律师才刚帮你解除束缚，现在你又再度将自己套牢，什么时候你才学乖？听我说，保留自己的选择权，等于保留向未来挑战的机会。”

当然，他老婆最爱挑战。问题是他抗拒不了钞票的诱惑，

巨额的款项将大大缩短他与他老婆身价上的距离。

哦，是的，他知道该听乐琪的话，她拥有桑坦吉洛的独门绝技，懂得何时该采取何种适当行动，她父亲吉诺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这老头有他的一套，蓝尼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可是……妈的，钞票就是钞票，他可不想作个穷女婿。

幸好他们已回摄影棚拍内景。上周在圣大芒尼加的崎岖山区拍外景，苦不堪言，紧接着马上又得去阿卡普尔科拍外景五个星期。

他叹了口气，大摇大摆地走进吵闹的片场。

玛莉莎吮起两片性感肿唇，朝他飞吻。打从第一眼照面至今，她未曾放松过追求的脚步。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对她丝毫提不起兴致，就算没娶乐琪，也不至于拜倒在那对砂乳之下。

“嗨，蓝尼甜心！”她噘嘴娇嗔，硬挺的乳头直直对着他。

狗屎！他暗咒，这一整天又有好戏看了。

* * *

乐琪由高耸的公园大道办公大楼内匆匆走出。这栋大楼依旧使用史丹尼洛普劳斯的名字，她未曾有过更名的想法，反正到头来，这一切终将属于她儿子巴比和迪米崔的孙女布莉盖特。

布莉盖特非常讨乐琪欢心，十六岁的小姐儿常使她联想起其母奥琳佩亚。奥琳佩亚和乐琪曾是知心好友；在失控的少女时代，她们一起住进瑞士的寄宿学校，一起被退学。但是，自从离开学校后，她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奥琳佩亚红颜薄命，她的死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悲剧，唯一的好处是替蓝尼卸去终生的责任包袱，还他自由身。

事情进行得如此顺利，偶尔曾令她产生罪恶感，可是，妈的，这就是人生，她的日子过的并非一直都这么优游顺心。五岁时，她在自家游泳池发现母亲尸体；数年之后，她的初恋情人马可，被枪杀在玛吉利亚诺旅馆停车场；不久弟弟达瑞欧也被枪杀。三桩谋杀悲剧，全发生在她亲爱的人身上。

后来她还是报了仇，她毕竟是桑坦吉洛家的女儿。她的家族明训是：别惹火桑坦吉洛。

她一走出大楼即瞧见靠在深绿色宾士座车旁的布吉。他看见她，立刻弯身打开车门。

高瘦、长发的布吉是她的朋友、司机兼贴身保镖，他们的主从关系已维系多年，他的忠心赤胆，毋庸置疑。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她。

“到机场。”她滑入前座。

“赶时间吗？”他问。

乐琪一双黑眸溜呀溜地转，闪动笑意。“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赶，人生不就是如此？”

2

每当吉诺作晨间健身散步时，他总爱遵循一成不变的路线：从他坐落于六十四街的公寓住所出发，经由公园直抵勒星顿，然后踩着轻快步伐，沿勒星顿街区游走。

这种生活常规对他而言，是一大享受。清晨七点的纽约街道既不拥挤，气候通常也是舒爽怡人。

他会在常光顾的咖啡屋尝一份丹麦点心，再去街角贩卖机买一份报纸。

对吉诺来说，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大清早，除非佩琪·惠勒从洛杉矶来访——这种机率比他期盼的少得可怜。

每当佩琪陪在他身旁时，他的晨间散步必然就改成他与她在他那舒适大床上激情翻滚。以一个七十多岁老头而言，他的表现不算差，这当然也是佩琪的功劳。

天杀的，他爱死这个女人了，纵使她不曾答应他离开她结缡二十载的制片丈夫的要求。

长久以来，他不断恳求她离婚。基于某种不明原因，她就是不肯。“没有我，雷德等于废人一个。”她言简意赅的说，

仿佛这个解释已够充足似的。

“狗屁！”吉诺火冒三丈。“那我怎么办？”

“你比雷德坚强，”佩琪答道。“没有我，你照样活得好好的，他则会崩溃。”

他会崩溃？骗谁！吉诺自忖着走过街道。雷德·惠勒是全好莱坞最有成就的独立制片人，假使佩琪负了他，他准会迫不及待奔向任何一个垂手可得的骚货香窝中。

什么因素使佩琪自认为如此重要呢？她是吉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没错，然而对雷德而言，她仅止于一个结婚二十载的老婆而已。那家伙若肯放手，也许恢复自由身的代价会是一笔丰富的报酬。

吉诺曾经很认真的考虑过要派第三者替他提出要求，给雷德一百万，叫他滚蛋。

奈何事与愿违，雷德在过去一年半以来，连续制作出两部卖座强档，财源滚滚并不缺钱。

“去他妈的。”吉诺感慨年华不再，悻悻地大声自语。

如往常一般，他驻足在报摊与迈克闲聊片刻。一只眼镶玻璃，满口发黄假牙的迈克，是个执拗的威尔斯佬，永远是一张冷面孔和低劣心情。

“这附近发生了什么事？”吉诺掀高运动夹克的领子，随口问问。

“还不是娼妓和计程车司机那些专爱惹事生非的人，他们最好全给毙了。”迈克答道，另一只完好的眼睛闪过恶毒的光芒。“数天前两个王八狗子差点要了我的命，幸好我反应够快，报了一箭之仇。”

吉诺挺精明的，知道迈克喜欢编造一些又臭又长的故事。

所以不至于蠢到再问下去。他投进钱币，取出一份《纽约邮报》，匆匆走开。

报纸头版一行怵目惊心的标题：帮派头子文生季欧·史屈必诺被枪杀在自家门外。并登出一张文生季欧俯卧在血滩上的照片。

那笨蛋终于受到了报应，吉诺一点都不觉得惊讶。那些年轻、卤莽、心狠手辣的人渣，从来不去想他们是否能放下武器，共同找出和解的方法，只会相互残杀，仿佛暴力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是文生季欧，明天将是另一个倒霉鬼，如此恶性循环，暴力问题自是愈演愈烈。

今日的吉诺，是个乐得轻松的局外人，许多年前当他仍是好勇斗狠的“武林”中人时，总热中于帮派间的械斗。

不过现在他只是个有钱有势的老头子，凡事只有旁观，不再插手其中。

从外表看，吉诺绝对不像七十九岁的老翁，他那健步如飞的活力，浓密的灰丝及敏锐的黑眸，皆不输六旬之龄的男人。他的私人医生对于他的过人精力及对生命的热爱深感诧异，更别提他那异常充沛的生理现象。

“近来我常听人提起爱滋病，它是怎么回事？”他问他的私人医生。

“这你大可不必担心，吉诺。”他的医生纵声大笑。

“哦？谁说的？”

“嗯……”医生清清喉咙。“你该不会还保有……活动能力吧？”

“活动能力？”吉诺狂笑如雷。“你当我是个老废物啊，医生？我不能勃起的那一天，也就是我断气的时候。这样回答

你满意吧？”

“你有什么养生秘诀？”医生带着钦羡的口气问道，他才五十六岁，就已经疲惫得使不出半点体力。

“不要听信一派胡言。”吉诺露出完整无损的牙齿说道。

显然吉诺的一生饶富趣味。医生闷闷不乐的回想起他自己五年学医，二十几年开私人诊所的生涯，唯一称得上刺激的经验是与他的病人陷入肉体的热恋，偷尝六星期的鱼水之欢。

“血压完全正常，”他对吉诺说。“胆固醇测试结果正常。呃……至于你的性生活，也许你可以考虑使用保险套。”

“保险套？”吉诺不禁发笑。“我们通常把那种玩意儿称为欢乐的橡胶杀手，戴着它们行事，就像穿靴子游泳一样蹩脚。”

“现有的品质改良了许多，薄薄一层胶乳，质感半滑细腻。如果觉得不错，还可以尝试不同颜色。”

“你没开玩笑吧？”吉诺又笑道。他能想象当佩琪看到他套上黑色保险套时的表情。

哦，好家伙！这主意倒不坏，佩琪一向喜欢新鲜花样，也许他可以试试。也许……

* * *

机场和往昔一样，总是一片万头钻动的景象。前来接待乐琪，护送她到环球航空公司私人休息室的是一名精明干练的年轻人。

“飞机误了十五分钟，桑坦吉洛小姐，”他语带歉意地说，仿佛班次延误是他的责任似的。“需要我为你倒杯饮料吗？”

她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过了正午。“给我一杯杰克丹尼尔加冰块。”